

雪窦山

2017年
4月19日
星期三责编：陈君浩
照排：赵坚
校对：钟婷电话：88963290
电子信箱：fhzkan@126.com

03

掘笋

□沈潇潇

周末相约去山村掘笋，上得车来，说好同车有四人，但上车只见三人。一问，说有一位正在登山。车过弥勒大道隧道后不久，右拐进了村道。在里应村应氏祠堂前下车，四望环山皆竹林葱郁，而脚边地上晒着好几竹筐的各式笋干，一股浓烈的山村竹乡气息扑面而来。

这时接到登山者的来电，说已翻过曰岭，十来分钟可与我们会合。原来，他是一早登上锦屏山，再向西攀过一个个连绵山头，直至曰岭，如此高强度健身活动令我自愧不如。乘隙，一行人来到村里的古树群，这里的枫杨树、樟树、榭树等遮天蔽日，大的要几人合抱，树龄在数百年以上，其中有一棵大树已经中空，但它不仅自身仍长得郁郁葱葱，内中还抱孕了两棵茁壮的翠竹，堪称奇观。

掘笋地在与里应相邻的何家，这时我们的队伍已壮大到十来人。一行人沿着山道逶迤而上，有山鸟啁啾相伴，非常惬意。但拿起锄头开掘时，却不是那么轻松了。首先是找笋不易。记得多年前带五六岁的女儿一起去山上，为女儿拍了一张与笋的合影。照片中，笋和女儿一般高。当时我还以为平时吃的笋就是这样的笋。后来才知，长到这样的笋只能留竹，根本不能食用。食用最好的笋应该是“黄泥拱笋”，也就是在黄泥中尚未拱出及即将拱出黄泥地面的笋。寻觅“黄泥拱笋”就要有些功夫了。我们那天掘的笋，大都是山主人找准后让我们掘的。那登山者是一行人中的健将，他所掘的那棵笋也是我们所掘几棵笋中最大的一棵。但在山上的全部时间里，如此健将也就掘了这么一棵。见他哧哧呼呼、挥汗如雨的样子，要不是旁边有数人围着喝彩加油和拍视频鼓励以及得要要领或不得要领的指点，恐怕费时还要长。我自量力所不逮，就在不远处静观。挖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身子明显矮了一截，原来是他的双脚已埋入挖出的土堆中。他却因埋头挖掘浑然不觉，旁边人发现后形象地叫出一声：哟，你的双脚变成笋长土里啦！

与这边大动干戈的低效率相反，那山主人悄悄地隐身在山坡另一边竹林中。每隔十来分钟，就会弯着腰出现一次，双手合抱着四五棵壮硕的笋走到我身边！不一会，我驻足的地面上就垒起了一大堆笋。在我眼里，山主人好像不是一位掘笋者，倒像是传说中的阿里巴巴，在一个神奇的山洞里取宝——这宝当然是这些上好的“黄泥拱笋”了。临下山时，山主人忽然发现有一棵他先前指点给我们的笋还没掘出，他停步弯腰，先用手一指，然后拿起锄头，只轻巧而精准的三下，就在笋的左侧挖出一个小而深的坑，然后伸入锄头，撬开一板，“啪”地一声脆响，一棵浑圆的笋就像炮弹出膛似地蹦出了土层。我看得目瞪口呆，在旁的登山者也由衷感慨：“就是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说话间，山主人用脚轻踢几下，那个坑就被填平了，就像这里没掘出过笋一样。而反观登山者掘过的场地，就像是颗炮弹炸开的弹坑，真有点“惨不忍睹”！

还有个意外的体验，现场有几个女同胞掰下几片笋来吃，一致说清口微甜好吃，我一尝，果然如此。一位长者微笑：你们不妨再尝尝它的根须。几个人一试，竟然比笋片更嫩更脆更甜，好吃得很！我想苏东坡所言“人间有味是清欢”，大概也不外乎此吧。

笋自然成了午餐的主角。但此笋并不是我们掘来的笋，而是山主人一大早从山上掘来，精选后又把柴火大锅烤了至少达四五个小时之久的笋。还有，主人还擅养猪，笋是和猪蹄骨炖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口福面前，对于久居水泥丛林里的人们来说，任何赞美都显多余，那么就放下斯文，赶紧大快朵颐吧。

箫管有韵觅古风

□童伏佩

龙与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地位是无与伦比的。笛奏龙吟水，箫鸣凤下空。“以笛箫比龙凤，可见在古代，笛箫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

笛清箫和，随着年岁递增，箫声的深沉悠远婉转凝重愈加让我向往，终于下定决心学习。从踏进“笛箫人家”上第一课开始就得到了生命中曾经遗失的一部分。

“既然琴瑟起，何以笙箫默。”初学箫时，犹如与离散多年的恋人重逢一般，无限相思诉不尽，急于得到对方的回应一般，恨不得时时带在身上。早上吹，晚上吹，上班吹，下班吹，甚至走路也吹。有时晚上已经钻进被窝，突然像忘记了做什么事，原来是箫不在身边，赶紧又去拿来，摩挲几下才觉安心。有时晚上箫课结束步行回来，到家已近十点，忍不住又吹起来，自我陶醉，旁若无人，全然不顾这声音在别人听来可能是噪音。什么曲子都要拿来吹一吹，不管古曲还是流行歌曲，凡是脑海中有印象的，都拿来尝试。有时候上课没有学新曲就隐隐有点失落，恨不得天天学新曲，仿佛这样才不辜负了一片深情。

慢慢才领悟到，学箫需要静气，初学者学的无非是一个“定”字。所谓“定”，是指初学

需练习固定的口型和手型，其次是平和地运用气息。一般躁气太重的人很难在开始吹出音调来，即使吹出声音来了，音色也不纯。必须把躁气压下去，沉下去，才有浑厚圆润的声音出来。说箫声即是心声，实在并不为过。有的人自以为对音乐很有感觉，尤其学过舞蹈或者其他乐器，吹奏时习惯身体随着曲调律动。个人以为初学时需要抑制这种空洞的律动，曲调不稳，音色不纯，这种律动就成了装腔作势。不牢牢扎根于大地，如何能伸展于天空？扎根的根本就是这个“定”。固定住口型，稳定住手指，定下心来，制心一处，才能在气定神闲之间悠然地吹出曲调来。达到一定的吹奏水平，自然箫随心起，身随箫动。当年苏轼在赤壁听到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之音，必是出自吹箫高手无疑，高超的演奏艺术足以“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连豁达的苏轼也不禁慨然感慨，哀吾生之须臾了，可见箫声之感染力。汉朝王褒《洞箫赋》甚至写到箫有武声、有仁声，其声能使“贪饕者听之而廉隅兮，狼戾者闻之而不忍。刚毅暴反仁恩兮，啁唳逸豫戒其失”。意思是：贪婪的人听到这妙声涤荡了心灵，变得廉洁；凶狠的人听了能平息愤怒。勇猛强暴的变得仁义，无所忌惮的会惊惧地反省过失。”如此看来箫的强烈艺术感染力皆有教化的作用了。



老手艺 郑爱国 摄

“棋”乐融融

□舒志芳

下象棋在我眼里比任何娱乐活动都重要，这不，日前代表宁波市分行参加建行省分行第二届退休职工象棋比赛，过关斩将得了第二名，感到由衷地开心与自豪。开心的是退休后首次参加省建行老年象棋比赛，打了6个回合，战胜5个高手，最终与首届老年冠军握手言和，计小分惜败成亚军；自豪的是作为资深象棋爱好者，持之以恒有回报、久练不衰结硕果。由此，我深感下象棋既能陶冶情操、收获快乐，又能修炼心性、开阔胸襟，培育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我从小就喜欢下象棋，从小就认识车、马、炮，高小就知道“当头炮”“跳马”“挺卒”“上象”……从读初一起，我三天两头利用课余时间与喜欢下棋的同学在活动室切磋棋艺，用功夫下决心提高象棋水平。高一时，我的棋艺大步行进，与同学对弈，一般让一只炮或马不在话下，好几个男同学抢着和我下棋，总是甘当手下败将，亲昵地叫我“舒棋圣”。

季军后，我把下棋上升到了战略与战术、胆略与胆魄的高度，暗示自己，战略上要藐视对手，战术上要重视对手；胆略上要牵制对手，胆魄上要镇住对手。果不其然，在代表连队参加营、团组织的象棋比赛中，我惯用马后炮、车并行、兵冲杀等棋巧，连连战胜兄弟连队和机关的首象棋高手，既增进了战友之间的情谊，又为连队争得了文体荣誉。

转业进建行，负责办公室和工会工作，更是有了用“武”之地。我发挥爱下棋、会下棋的特长，建立象棋兴趣小组，引导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员工，利用业余时间摆上三四桌，展

与“功夫在诗外”同理，其实学箫也是箫韵在箫外。虽说作为一种技艺，也需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式地反复练习，但真正要领悟曲子所表达的感情却远非机械重复可以达到。很多人觉得箫作为一种中低音乐器，适合表达哀怨凄凉的情感。我个人理解为箫表达的是一种深沉厚重的情感，这也是我喜欢箫的初衷。而一竹老师更强调箫的力度和他希望通过箫让人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欢喜。对于欢喜这一点，起初我们并不是特别认同。一次学新曲《板桥道情》，我们几个同学都觉得太难，听老师吹了几遍，又跟了几遍还是没有头绪。后来无意中发，这板桥道情的词，乃是清朝郑板桥创作的。“老渔翁，一钓竿，靠山崖，傍水湾，扁舟来往无牵绊，沙鸥点点清波远，荻港萧萧白昼寒，高歌一曲斜阳晚，一霎时波摇金影，藕抬头，月上东山。”反复读着词，被其中自由自在的超脱之情感染，老渔翁的岂止是鱼？更是山水之间的清风明月。有了这个铺垫后再去吹曲子，可以从曲调之中发现点点沙鸥、粼粼波纹、声声渔歌，乃至月上东山，水面恢复平静。如此，还果真从箫声中感受到了欢喜之情。

当然，于我而言，箫的欢喜之情并不单纯是在曲调之间。有时，工作劳累，身心疲惫，拿起箫吹上一曲，吹着吹着忘记了疲劳。有时拖着

陈大坑访友

□凌金位

与我同庚的陈兄，出生于嵊州市北漳镇陈大坑，工作在嵊州市区。我一直想去陈大坑拜访陈兄，而不是去人烟稠密的嵊州市区造访他。在木质楼抚一曲古筝，唱一曲《渔舟唱晚》，这跟在钢筋水泥结构的楼上唱卡拉OK是不一样的。4月1日这天，我在溪口喝喜酒。陈兄发来短信告知我，他已到达陈大坑。我瞬间决定明天去拜访他。陈兄家中有八旬老母，出于礼节我略备薄礼，登上了溪口开往壶潭的中巴车。上车不久，陈兄又发来短信，建议先走葛竹古道，然后到他家享用中餐。我欣然应允。

中巴车西出溪口古镇，绕亭下湖北湄而行，无限逆水遄峰涌来眼底，五十余里达山乡葛竹。甫一下车，就瞥见陈兄已在葛竹桥头。他跟两年前一样，气度依旧，深邃的目光依旧，摩托车依旧，墨绿色的头盔依旧。葛竹村北枕四明山，内街海溪，村宅缘山而筑，错落有致。步入村庄，可见许多泥坯老房。王震南故居高墙黛瓦，气派不凡。陈兄泊好摩托车，麻利地找来两根登山拐杖，我们就沿着古道前行。由于是早春天气，山上的花草树木尚未竞相吐艳，我也不甚留意此间景色。陈兄由王震南故居门额上所书的“居仁由义”引发了一个话题。陈兄道：“仁，二人之为仁，两个人相处，双方如何处理二人之间的关系，就可看出一个人是否具备仁德；义，人字出头，加一点，在别人有难时出手出头，帮人一把，即为义。”由此看出，陈兄在闲暇时间一定读过不少传统文化，浸淫其间，方能脱口而出。

迨及12:30，走完古道全程，回到葛竹。陈兄发动摩托车带我去今天的目的地——陈大坑。到他老宅时正是晌午1点，阳光放肆地照耀着四明山川。陈兄家的老宅位于村子东边，东西各有两座石拱桥，一

种田

□何培兴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这是南宋诗人翁卷写的一首田园诗。诗中寥寥数字，即写出了江浙一带农民为了赶季节不误农事，刚忙完蚕桑又立即投入插秧种田的忙碌情景。

家住农村，祖辈农民。江南平原水乡广种水稻，故种田插秧是最常见的一项农活。“清明下秧子”“谷雨起半畝”，谷雨过后约一星期，“头水田”便开始插秧。农民们将碧绿的秧苗一颗颗插入水田，替大田装扮锦绣，给生活植入希望！

种田，农村惯称“摸六株”。因为农民种田每行是六株，耘田每行也是六株。这话看似简单，其实也并不轻松简单。在生产队时期，如你想评上“10分工”，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看种田水平如何。你既会耕田耙田，又会拔秧种田，并种得一手好田，你就是一个合格的“10级劳力”。俗话说：“种田不用学，行行差一托（音）”意思是种下的秧苗横行、竖行都是拇指与中指一托的距离，不学会。话是说得轻松，做起来并不容易。我记得第一次学种田，老农何叔公边示范边教我：种田用左手分秧，右手三个（最终是2个）指头插苗，肚下两株，脚的左右各两株。双脚一前一后移着退不能拔起。可是初学者的我，好似一年级小学生写字，一横画不平、一竖写不直，歪歪扭扭好像“蛇游过”。糟糕的是有些秧苗插在脚脚潭（俗称拖脚拔）里，这样就会发“浮秧”。真可谓“暴（音）吃馒头三口生”。几个小时下来，手忙脚乱、腰骨生痛，新鲜感荡然无存。

看看“高手”种田就是不一样：株株秧

疲惫的身体去上箫课，一竹老师给我们奉上禅茶一杯，坐着坐着竟然忘记了时间，回来时浑身轻松。古人所谓人生四十乐事，如高卧、静坐、尝酒、试茶、咏歌、鼓琴、焚香、候月、听雨、游山、玩水、访古、寻幽……如此种种，无一不是无用的事。人到中年，大多数人忙着挣钱做事，其实总做那些有用的事，不但身体要累病，心也会累病，不如偶尔停下脚步，做点无用的所谓雅事、乐事，未始不管不顾地练习，且不说初学声音的艰难难听，即使达到一定的水平，总是难免会打扰到一部分人。真正是：箫管遗古风，清韵各自修。希望有朝一日以箫声会友，无需开口，便互通情谊，未知有如此知音否？或许在吾师一竹老师的努力下，奉化还能再现“村村箫鼓家家笛”的盛况也未可知。

当然，人得管来，也要出得管去，一直如我初学时那般痴迷到神魂颠倒，恐怕也并非好事。俗世中生活，毕竟还是要适当考虑周遭人的感受，随时随地不管不顾地练习，且不说初学声音的艰难难听，即使达到一定的水平，总是难免会打扰到一部分人。真正是：箫管遗古风，清韵各自修。希望有朝一日以箫声会友，无需开口，便互通情谊，未知有如此知音否？或许在吾师一竹老师的努力下，奉化还能再现“村村箫鼓家家笛”的盛况也未可知。

新一古。房前是一条终年欢腾不休的小溪，洗菜洗衣，洗澡纳凉，十分方便。屋后有一株被岁月掏空了树心的枫树，树龄200年。陈兄的大姐住在邻村，得知今天有远客光临，便来帮弟弟烧饭做菜。我跟陈兄坐在老屋廊檐下的圆桌对饮起来。菜肴尽是山肴野蔌，绝对绿色：红烧猪耳朵（家猪肉细而糯），炒家鸡蛋（金黄色），荠菜炒笋丝（没加味精），青菜烧黑木耳（菜油极少），腌萝卜（生脆而咸）。由于爬山途中体力消耗过多，两人连干了3杯啤酒，大声说“爽”。随后陈兄又从橱柜里摸出一小瓶自家酿的荞麦烧与两个小盅，继续对饮。席间，陈兄告诉我，陈大坑这个村从恢复高考的20年间，全村考上大中专院校的人数甚多，最高学历是清华学府。我油然想到8个字：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一顿饭吃了一个半小时，太阳斜到西面，我起身告辞。陈兄执意要我拿回从溪口捎来的一点礼品。我感到很意外。照理，我来拜访他，他家中又有八旬老母，再合情理不过。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受世俗污染很少的人，未曾想到世上还有比我更虚幻高蹈、吸风饮露的人。陈兄邀请我在陈大坑住一晚，看星星、看月亮、听蛐蛐弹唱。我念及翌日还要回老家扫墓，执意告别陈兄、陈兄大姐、陈兄尊母。陈兄沿着公路送我，走过十里春风，走过十里翠绿，走过十里潺潺小溪。我对陈兄说：“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请陈兄留步！”陈兄道：“什么时候想来我家，提前告知即可。明天有十多个嵊州朋友来走栖霞坑至壶潭的古道，随后在我家欢聚畅饮！”

坐上返回的中巴车，我很快打起了吨。睡梦中，我看到山道上掠过的一抹早春的春花，从淙淙的山涧流水，浮现出了魏晋的剡溪大地，浮现出了魏晋的天空、城楼、月亮，看见了随性任气、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剡溪千古名士，听见了他们在山道上行走衣袂飘飘、划破空气的声音。

苗均匀竖立，横行、竖行清晰分明，远望如一幅精美水彩画，让人赏心悦目。且不用拉秧脚绳，就凭过硬的基本功。躬背面土，腰、手、脚协调使用，长长的一垄田一气呵成，由屁股把握方向从不偏离——“六根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在民间就流传着“木匠师傅线眼，不如种田客人屁眼”的说法。

“双抢”季节种田更不是好吃“果子”。上面领导要求“早上是黄稻，晚上见青苗”。即上午抢收完的稻田下午必须抢种上晚稻。鬼叫进门”。记得那插秧的场面也的确壮观：下午，挑秧男劳力已将一个个秧把齐刷刷地抛在耙好的水田里。下种前用“大头棒”一量，种田绳一拉，以妇女为主的几十人种田队伍一字儿排开，虽不是一百米冲刺，但人人心里都憋着一股劲：“自己千万别落在最后！”没有裁判，没有命令，大家不约而同纷纷下田。顿时，空旷的田野上响起“嚓嚓”的插秧声和腿脚移动的水声。不多久，原本白茫茫的水田已变成绿油油的青苗田。众人付出的是辛勤与汗水，收获的将是丰收与希望！期间，种得快的人到了终点可以在田埂上休息片刻，这谁都不会见怪。我深有体会：当你冒酷暑、忍饥渴、叮蚂蝗、腰痛腰酸之时，能在湿漉漉的田埂上坐一会，那滋味真比在舒适的宾馆里坐沙发不知强几十倍。如今，随着我国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机器插秧改变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田状况，艰苦的种田插秧劳动比前轻松多了。

吃过苦的人方知甜的来之不易，种过田的人才懂得“粒粒皆辛苦”深刻含义。有苦有乐，这就是种田带给我的感受。